

文人与喷嚏

赵宽宏

打喷嚏,纯是人的生理上一种病态的反映,可能是感冒的发端,可能是鼻炎的症状,可能是过敏的原因……但是,民间却会将这种病理行为,与思念或者背后说人小话等等的心理感应联系起来。

其实不只现今,不止民间,历史上那些古老的喷嚏,无不被认为与心理心灵感应有关,而且都发生在知识文化界。你看苏东坡,他有首《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》的诗,里面有这样的句子:“白发苍颜谁肯记,晓来频嚏为何人。”意思说,如今还有哪个知己在惦记着我老夫呢?不然我这大清晨的,怎么喷嚏又打个不停?还有黄庭坚,他在送别友人的晚宴上,吟诗为友人践行:“举觞遥酌我,发嚏知见颂。”你以后喝酒的时候,要记得举起杯来,远远地邀我喝酒;而远方的我这时候一打喷嚏,就知道是你老兄在念叨我了。而梅尧臣在《愿嚏》中这样写道:“我今斋寝泰坛外,侂僚愿嚏朱颜麦。”他希望伴侣之间能有“侂僚愿嚏”的心灵感应。辛弃疾更是嗔怪友人道,我一个喷嚏也没打,难道是你不想我?“(因甚无个‘阿鹊’地,没工夫说里。《谒金门》)这里的‘阿鹊’即拟打喷嚏声。

打喷嚏就是有人在思念你之说,历史还相当悠久。《诗经》中有这样的一句诗,“寤言不寐,愿言则嚏。”因为想你,无法入睡,你要是不停地打喷嚏,便知道我在想你了。郑玄对这诗句注释道:“我其忧悼而不能寐,女(汝)思我心如是,我则嚏也。”

打喷嚏除了思念一说,还有其他的一些说法。我母亲自己每打喷嚏后,总要骂道:“哪个又在背后嚼蛆了。”就是有人在背后闲言碎语说道你了,你才会打喷嚏。宋代马永卿在一本叫《懒真子》的书中有记载:“俗说以人嚏喷为入说。”

还有的喷嚏不能随便打。现在北方有些地方,大年初一早上是不能打喷嚏的,实在忍不住要打,也要对着墙打。明代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,元旦五鼓时,人们要是在床上打喷嚏,要赶紧起床,否则要生病。

你看,一个喷嚏,竟有这么多说道。短文写到这里,忽然“阿鹊”一声,不知是有人念叨还是被人说道?



城里的深井

残雪

的井沿,从容地放下又细又长的棕绳,秀美的小手腕轻轻地那么一抖,井水就进了小木桶。她们每一位都懂得这种绝招。我凑近去,半张着嘴看着那幽深的处所,几乎听见了小木桶吃水的那种特殊的声响。我央求其中一位让我试试。

第一次,我什么都没打上。第二次,也是如此。第三次,我打上了两小杯井水。

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好运。我从一位邻居那里借来了打水的桶,可以用两天。那时候,我已经不再害怕站

在井沿上了。但学习打水技术却是我的弱项,尤其是手工操作的技术。我知道我必须苦练。

那一天中,只要井口那里没人,我就立刻跑过去打水。我想象自己像那些小姐姐们一样,将手腕那么轻轻一抖,木桶就会在下面的水面上翻转,吃水。可是,那种事并没有发生,扯上来的木桶大都是空的,或者只有两杯水。我练了又练,还是没有进展。第一天的机会就在我的焦虑中被浪费了。到了夜里,我还在暗暗琢磨如何打水的事。我觉得关键也许

山脚下,有一片修竹幽篁,不算大,不算美。为山而来的人,没有想到先在此处绊住了脚。

地上有堆伐竹,进山的人,好像没打算让它们就这样闲着。一些长竹被担在矮树杈上,摇身化作竹林跷跷板,大小男女,欢声笑语,是童年或者重拾童年的模样。一些短竹横在浅浅的沟壑之上,是一座座“独木桥”。不至于丢魂丧胆的挑战,最诱惑。胆大的孩子,一试身手,献技“江湖竹上飘”。胆小的孩子,另辟蹊径,寻来草藤,三五根竹子已成一排竹筏,一样走得顺畅当当。总之,各有各的快乐。

进山出山的这点小插曲,自然没有大书特书的必

始者

程泽

要。让我好奇的,是第一位走进这片竹林的人,第一位想出竹林跷跷板的人,第一位铺竹作桥的人。初始者的那一点突发奇想,被继之者接力壮大,蔚然成风。让一片竹林,就这样成了一个天然巨型游乐场。

万事总有头,始者,就是那个开头的人。始者,其实无法预料往后发生的事,他只是开了头,开启一种流淌与传递。写小说的人,不知道读者会怎样拓展它、补充它、丰满它。画画的人,也不知道观者会怎样弥补它、完善它、壮大它。他们都是始者。

始者,也是写序的人。好看的序,都抛砖引玉,他负责抛砖,让继之者赠玉。



百草园喝茶

于昌伟

“茶”字拆开,就是人在草木间,这就是喝茶的最高境界。

北方的冬,有热气腾腾的时候,就像烤红薯、炒栗子,和说笑时的哈气,说到底还是要冷的。稍一马虎,冷风就钻到骨头缝里,幸好已经走到家门口,哗啦啦一阵翻腾,钥匙躲在小书包怎么都不肯出来。

忽然,眼前一亮,门开了。爸爸笑吟吟地说:“我就听着外面有动静,你妈还不信。”我忙换上拖鞋去厨房帮忙,妈妈正边做饭边听书。“妈,你听的什么?”“穿越小说。”“你怎么听上这个了?”我诧异,妈妈喜欢文学,她陪伴我写作业的那些年还办了图书馆的借阅证,一本本名著经典翻来翻去,阅读量惊人。

“这不费脑子呀。”她说,“把这端进去。”我接过一盘卖相好看的西红柿炒蛋。据说每个妈妈的西红柿炒蛋味道都不一样,因为每家孩子的胃口也不一样。刚刚在外面受的凉,让屋里的烟火气一烘,全然散去。

生活多美好,除了偶然碰见的烤红薯摊,还有随时都能吃上的这一盘西红柿炒蛋。这在寒冷的天气里最暖人心。

暖人心

王嘉琳

的’这句话,就说明你已经认可了我是知道鱼的快乐的,所以才来问我是从哪里知道的。现在我告诉你,我就是站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。”或许鲩鱼永远不可能知道,它竟然引发了两位大思想家的一场哲学辩论。

鲩鱼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,还被先民编进诗里,最后被选入《诗经》。献鱼祭祖,乃古之成例。《周颂·潜》说:“猗与漆沮,潜有多鱼。有鳣有鲔,鲿鰋鰪鲤。以享以祀,以介景福。”鲩鱼被画家作为画题是从五代开始的,宋徽宗下令编纂的《宣和画谱》里有它的身影。它出现在《红楼梦》里时,又换了一个译名“杨叶窠儿”,大概

鲩鱼

季湘

是因为它体型修长扁窄、酷似杨树叶的缘故吧。鲩鱼这个名字很古老文雅,但它其实就是如今生活在江河湖海的杂鱼。其长仅数寸、形狭而扁、形如柳叶,白鳞细密,用刀一刮就下来。鲩鱼性好群游,只要听见一点声响,就立刻沉潜。唐宋以来,老百姓以之为原料做成鱼酱,香辣下饭,滋味绵长。乾隆年间的美食家袁枚曾在《随园食单》中说,煎鱼要有耐性。煎之前用盐腌、压扁,晾干水分后,入油锅中炸至两面金黄,然后加酒、油,用文火慢慢炖,最后收汤作卤,使作料之味全入鱼中。这样的做法才能最大限

度地激发鱼的香味,吃起来很香甜。不过,“食鱼者首重在鲜”,最鲜美的还是刚钓上来的湿润鲩鱼。放久了的鲩鱼,煎熟后吃起来没有弹性,像干柴。

生活中的乐趣不一定是吃。郑板桥晚年回忆自己少时在真州毛家桥附近读书,每天在竹林中散步。水退去则湿泥软沙,水来了则“溶溶漾漾,水浅沙明”。水位较高时,会有数十条鲩鱼从池中溢出,在竹根短草间游曳,仅是看看,就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。

星期文库

古人食鱼琐事之三

心中的银杏树

毛本栋

入冬后,街边和公园里的银杏树叶一夜之间变黄了,黄得那样纯粹,那样热烈,像一支支烟火,被大自然的手擎起,温暖着一座城。

挺立在马路两边绿化带里的银杏树,如同两面黄灿灿的屏风,照亮了匆匆行人。

我驻足在一棵最大的银杏树下,抬首仰望,那满树的金黄灼人眼目,全身仿佛被一团热气笼罩。笔挺的树干直指苍穹,斜逸纷披的枝条上缀满一簇簇扇形的叶片,柔和唯美,与粗壮挺挺的树干刚柔相济。阳光下,叶脉分明,叶柄细长,仿佛粘在枝干上,宛若工笔画。风吹,叶子瑟瑟颤抖,像一只只黄蝴蝶,翩然欲飞。

不时有几片叶子在风中盘旋而下,柏油路面上渐渐一片金黄,美得令人不忍心踩踏。不远处,两个身穿橘黄色工作服的清洁工坐在绿化带的水泥砌坎上,扫帚搁在脚边,默然看着路面,面容柔和恬静,也似不忍扫去这大自然的美丽馈赠。我弯腰拾起几片银杏叶,

夹进包里的一本书里作书签。

暮色笼罩,银杏树下亮起投光灯,缕缕灯光打在树身上,一派金碧辉煌;扇形叶子在灯光照耀下晶莹剔透,温润如玉,充满了如梦似幻的童话色彩。周围五彩斑斓的投光灯都亮了起来,处处玉树琼花,行人如同穿行在童话世界里。

小时候在乡村没见过银杏树,长大后走南闯北才见到它的倩影。十五年前游道教名山武当山,在山上见到一株古银杏,枝叶婆娑,岿然挺立,静穆如仪;近观虬枝似铁,与金黄的树叶交相映衬,美得让人心颤。而那铁黑的枝干上,留下了千百年时光的刻痕,满目沧桑,沉静凛然。虬枝与黄叶冷暖相衬,俨然一幅绝美的图画。

一夜朔风起,绿化带里的那两排银杏树飒然解落了黄金甲,露出根根斜逸的秃枝,显得那样刚毅冷峻。冬意渐浓,天地萧寒,我分外惦念武当山上的那株古银杏了。